

外长会能挽美日印澳“四方机制”颓势吗

文/张 洁

5月26日，美日印澳“四方机制”第11届外长会在印度举行，这是该机制继去年取消领导人会议后的首次外长会晤。“四方机制”一度被视为美国“印太战略”的支柱性安排。当前，各方对该机制前途命运的谈论折射出对特朗普政府相关政策的质疑，而日澳印三方的差异性应对也反映出亚太地区秩序走向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

意在重振合作信心，但成效有限

在特朗普再度上台之前，美国的地区盟伴们就对“印太战略”框架下各类合作机制的发展前景充满担忧。不过，鲁比奥在去年1月就任国务卿第一天便参加了“四方机制”会议，7月再次参加外长会，使这种担忧暂时缓解。然而，由于美印关系紧张等多种因素，原定于2025年在印度召开的“四方机制”峰会未能如期举行，再次引发各方对机制前景的高度关注。因此，此次外长会被认为意在力挽“四方机制”的颓势，其重要任务之一便是商讨有关举行新一轮领导人会议的事宜。但最终，外长会未就此达成共识。

本次外长会的另一项议程是确定未来合作议题，其中既包括

2025年外长会提出的加强海洋和跨国安全、经济繁荣和安全、关键和新兴技术以及人道主义救援等领域的合作，也包括为应对中东地区冲突而发布的“‘印太’能源安全倡议”和“四方安全对话关键矿产框架”。在特朗普政府坚持“美国优先”的立场下，如此广泛的合作议题是否真正能够落地，引发各方质疑。不仅如此，一些评论还指出，以议题合作为牵引，而非强化机制化建设，不仅将导致“四方机制”合作缺乏连续性且成效有限，也使机制本身发展前景不明。

遏华仍是合作动力，但各有企图

“四方机制”的兴衰与中国议题密切相关。该机制在2017年重启就是为了配合特朗普1.0政府提出的“印太战略”，服务其对华战略竞争目标。随着美国与印度关系的波动以及与中国关系的改善，特别是在5月中美元首北京会晤确定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的新定位后，特朗普政府降低对华调门，更为重视双边对话与实力建设，而非多边机制下的“清谈”。5月，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发表的演讲涉华表述有所缓和，并且要求盟伴们分担责任、强化实力

建设。对于美国立场的转变，有分析认为，“四方机制”将失去核心战略目标与内在动力。

与美国形成对比的是，日本、澳大利亚和印度三方对“四方机制”的“热情”有增无减，它们不仅试图“挽留”美国，而且彼此“抱团取暖”。日本和印度都是中国的邻国，都与中国存在战略矛盾和主权争端，均将中国的影响力扩大视为“威胁”。它们认为，为了应对“威胁”，双边合作固然重要但并不足够，只有多边合作才能形成有效“抗衡”。因此，日本表现最为积极，在外长会期间与美方举行双边会晤以彰显日美团结，并强调美国对“印太”地区的重要性，特别是对于“遏制中国以及确保台湾海峡的和平稳定”。日本防务大臣小泉进次郎在香格里拉对话会上公开表示，希望能够在印度举行“四方机制”的安全对话。

印度尽管将取消“四方机制”峰会归咎于特朗普2.0政府的“短视”，认为其对印征收高额“对等关税”是将短期的经济利益凌驾于双方的长期战略关系，破坏了美印之间“信任与联合战略的基础”，但是，仍希望能在2026年主办“四方机制”峰会。一些西方智库也鼓吹，以美以伊战争为鉴，印度洋是连接霍尔木

兹海峡和马六甲海峡的战略通道，如果想同时扼住印度洋上所有要塞，只有在该海域军事力量最为强大的美国、法国和印度进行双边或三边合作才能够实现。因此，印度对美国维护“印太”主导地位仍具有重要战略价值，美印在“四方机制”下的合作是相向而行。

澳大利亚4月发布的新版《国家安全战略》仍将中国视为“主要安全威胁来源”，声称将加强与美国的合作，同时着眼“长期发展的自力更生以及与区域合作伙伴的协调”。而在有关四方外长会的情况说明中，澳大利亚则特别强调四国就推进斐济港口基础设施达成新的协议，其借四国之力维护“自家后院”的意图昭

然若揭。不仅如此，澳大利亚还加强与印度的磋商，试图在“四方机制”框架下扩展自身在印度洋的影响力。

“四方机制”走向何方，仍需观察

日印澳三国在利用“四方机制”捆绑美国的同时，还尝试借机强化双边关系。例如，外长会期间，日美、澳印分别举行双边会谈，声称此举有助于双边优先事项与四边合作保持一致。有分析认为，三国或将基于“四方机制”推动形成“双边+四边”的新模式。

除了上述官方举措外，四国的研究机构在对特朗普政府“哀其不争”的同时，仍认可

“四方机制”的价值并纷纷为其开出“续命良方”，建议“四方机制”的重点应从议题引领转向制度化保障，合作方式应从扩大议程转向优先排序，等等。具体而言，首先，仍然强调首脑会晤的引领作用，呼吁加强制度性保障，而非依靠议题牵引合作。其次，合作方式不应是一味扩大“菜单”，而是要确定优先次序并加以实施，如重新聚焦传统安全以及在新兴领域应对“挑战”。最后，机制仍需扩容，菲律宾、新西兰、东盟等都是潜在目标，因为菲律宾与美、日、印、澳的双边安全合作进展迅速，而东盟则应被视为确保“四方机制”在海上安全、供应链、基础设施等方面合作的优先区域。

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鸿沟能否跨越，仍需拭目以待，毕竟此次四方外长会更多被视为防止该机制“崩溃”，而非推动合作更上一层楼。一个机制的生命力，究其根本，不应建立在对其他国家的遏制与对抗之上，而应真正服务于地区和平与稳定。正如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所言，国与国之间的合作应当有利于促进地区和平、稳定与繁荣，不应针对第三方。

（作者为中国社科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研究员）

2026年5月26日，第11届“四方机制”外长会议在印度举行。美国国务卿鲁比奥（右一）、日本外相茂木敏充（右二）、印度外长苏杰生（左二）和澳大利亚外长黄英贤出席。